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五

崑山顧炎武寧人輯
成都龍萬清燮堂訂

蘇州府

疆域

東至東沙海岸三百一十四里西至常州府宜興縣界
一百里南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界九十四里北至揚
州府通州界一百五十里東南至松江府華亭縣界一
百二十六里東北至大海一百七十二里西南至浙江
湖州府烏程縣界一百五十一里西北至常州府無錫
縣界四十九里

城

卷五

江南一

周三十四里五十三步九分門六西北曰閭門西南曰
胥門南曰盤門東南封門東北婁門北曰齊門五門各
有水關惟胥門不設

衛

蘇州衛 領四千戶所左千戶所營在封門內右千戶
所營在閭門內中千戶所營在盤胥二門內前千戶所
營在婁齊二門內後千戶所分立為嘉興守禦千戶所

驛遞

姑蘇驛 舊有胥門遞運所萬曆九年革

鈔關

泚聖關在府西北三十里

形勢

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漢武帝助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

隋地理志

往事

國都二 吳闔廬都姑蘇至其子夫差越人滅之 元末張士誠據平江稱吳王我 太祖平之

帝辛一 宋高宗紹興四年金人入犯十月幸平江至明年二月還臨安

起兵二 楚項梁及羽自會稽以江東子弟八千人渡

卷五

江南二

二

江 宋建炎三年韓世忠自平江入杭定苗劉之變

山水

大江在常熟縣之北上接江陰縣界下入海與通州對岸

海在太倉州嘉定縣之東上接江流南至上海縣界

太湖在府城西南四十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

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其大三萬六千頃東西二

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跨蘇常嘉湖四府

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之水南有諸漚納宜歙臨

安茗霽諸水其東則入於三江其名五湖者圖經以貢

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魏韋昭以胥湖蠡湖
洑湖隔湖與太湖爲五吳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
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連葑溪凡五道故名志曰
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
爲菱湖周迴三十里莫釐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爲莫湖
南連莫湖東逼胥山者爲胥湖二湖各廣五六十里長山之東曰
游湖周五六十里西口濶二里共東岸即樹里長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曰
貢湖周一百五十里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臯里湖其浸則通
謂之太湖

嘉靖中崑山鄭若曾作太湖圖而爲之論曰太湖延袤

卷五

江南三

三

五百餘里雄跨蘇常湖三境全吳巨浸無大於此論水
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三郡封疆安危係
焉全吳利害亦無大於此向來論經畧者多未之及或
謂東西洞庭及濱河諸山古來兵火不及奚必議守然
自古大兵之下江南也或從京口或從三壩志在城郭
則山林必在所棄若倭夷土寇則不然志在鹵掠棄無
就有今腹內諸村鎮搜括已盡必趨於未經兵火之地
則沿湖諸境非當所防者耶况自太湖入宜興以至金
陵爲道甚捷不可不先事而爲之防也或曰湖中風波
與江海異若之何其禦之曰此非魚網船不可蓋江船

與海船不同海船與內河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泖船又不同內河之船即今之官船民船是已江船大者為州為襄小者為滿江洪為擺渡之類海船十餘種廣東新會船東莞船大福船草撇船海滄船開浪船高把船稍船橋船蒼山船八漿船魚鷹船蜈蚣船兩頭船網船沙船曾已圖形於籌海圖編可覽而知若湖泖之舡雖生長吳地者問之多不知况以宦遊之人而知用之乎請詳言之夫湖泖之船大小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貨者謂之駭船民家自出入者謂之塘船衛所巡司所用者謂之巡船鄉夫水兵所駕者謂之哨船往來津口用者謂之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湖中風濤之性猶未若

卷五

江南三

四

漁船之利便也漁船莫大於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裝二千石或五道可裝一千石或四道可裝五百石無間寒暑晝夜在湖每二隻合為一舍素為賊之所畏聯而艘之太湖攻戰此其最善乎此船小者亦可入港桅三道可裝五百石二道可裝百石是也江湖中皆有之若風息時無問大小皆不適用蓋罟之所利者狂風怒濤也其尾無櫓其旁無槳風息帆弛即不如巡哨船之擊楫為有用矣其次為江邊船大者可裝二千石以自五桅以至二桅亦專使帆無櫓子漿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最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場子江則繇錫山高橋下江水寬處行然須重載歷

船吃水方可過高橋也其次為廠稍船大者可裝六七

七十又其次為小鮮船即湖中航船是也二者皆有棉

而有帆又其次為剪網船亦各二隻船雖狹小第一迅

駛又其次為絲網船駕使不過三人而風帆迅駛人亦

堪用此二者各湖所共有也又其最小者為划船三四

人盪漿如飛疾於剪網但不畏風帆不利湖浪用之以

探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槳超淖泥潑賊舟舟

滑難立大為賊之所憚此船惟吳江長洲有之他縣皆

無而吳江之二十九都者慣一行劫至為可惡凡此皆

漁船之可用者也其他湖泖內港漁船尚有輒網一人

坐於

卷五

江南三

五

船首輒一輒一逐網一二口網在單網秋冬單魚

魚者是趕網趕者是逐網船頭者是單網夏月則歇

而捕田江網立木於吳淞江鮎魚口水中兩漚網帶頭

雞者是安坐漚岸六者皆遲鈍不適於用所適用者惟鷓

鷓一安坐漚岸六者皆遲鈍不適於用所適用者惟鷓

鷓一安坐漚岸六者皆遲鈍不適於用所適用者惟鷓

二三人其駛埒於剪網善用之大為軍旅之助或又以

週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港而備之曰不然湖口雖

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葑溪葉港雪落洪坳關

鮎魚口吳縣之莫舍漚胥口港無錫之獨山浦嶺吳塘

門武進之馬蹟山宜與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之類

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為之探報帆

沿邊江等船常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漁船未經練集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藉之於官蠲其役專委一廉仁有司訓教之則善矣

三江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氏揚州數曰具區川曰三江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戰國策黃歇上秦王書曰越王禽之三江之浦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曰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三江之名見於古者如此史記正義曰三江者蘇州東南三十里名

卷五

江南三

六

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蠓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淞江爲三江按今淞江自吳江縣東長橋東行二百六十里入海自元立淞江府於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吳淞江禹跡之存於今者此一江而已婁江或曰自府城東經崑山太倉入海今名劉家河者是今府城東門名婁門亦其証也元海運國初下洋皆出此崇禎末漲塞東江

大抵在府東南與松江府境自海塘障於南水北折爲黃浦而東江不可考矣元潘應武以爲大湖之水出自覬江急水港下澱山湖東自小漕大瀝諸港以入海者卽古之東江金藻本其說以爲可復而松江志曰上海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塲舊有海口論者指此爲東江王圻曰東江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爲捍海塘所截而歸有光則以禹貢之文本不相蒙二江並是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無三江也今以其形勢大畧爲之圖并次歷代開治之蹟於左

歷代水利

卷十五

江南三

七

唐元和五年王仲舒言蘇堤松江爲路

卽今石塘

吳越錢氏嘗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

宋天禧間轉運使張綸於常熟崑山各開諸浦以導積水

天聖初詔轉運使徐奭等自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堤九十里起橋十有八

或云四十餘

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

景祐中范仲淹守郡開浚五浦以疏諸邑之水范仲淹上宰相書曰姑蘇四郊略平窳而爲湖者十之二三太湖尤大納數郡之水東入於海名曰松江積雨之時湖

溢而江壅支流並塞勢必橫潰今當爲之疏導不惟使東南入於淞江又使東北入於大江以至於海又必設閘於外以禦湖沙每春僅理閘外工減數倍又淞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由利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

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葉清臣開松江盤龍匯及滙瀆八浦

慶歷中通判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爲漕渠

至和二年崑山主簿兵與權等作崑山塘爲橋梁五十二名至和塘

卷五

江南三

八

嘉祐三年轉運副使沈立開顧浦

四年招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指揮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大修至和塘又開松江之白鶴匯如盤龍之法

熙寧二年廣東按撫機宜鄭亶上言蘇州水利五年除亶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元豐元年正月有旨罷奪 亶書有六失六得其論地形高下之宜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於海之岡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所謂東導於海

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漲沙南北八
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所謂欲北
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
崑山壩身之西抵於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
南抵於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
田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水田常患水今
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
壩身之流故常患水也論古人蓄洩之跡曰今崑山之
東地名太倉俗號壩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通
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

卷五

江南三

九

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壩門沙堰門吳壩顧
廟壩丁壩李壩門反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
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壩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
水於壩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爲壩門者恐水之或壅
則決之入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壩身之東其田尚有
邱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壩門壞不
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壩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
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
之遺跡卽今崑山之南所謂夏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
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

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既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宋時盤門久塞故只有五門今俗呼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李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闢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闢也爲民者因利其

卷五

江南三

十

浦之濶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海濱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論治田先後之宜曰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爲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之周流於

其間以浸潤之立壩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爲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濱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爲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深而隄岸高厚塘浦濶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爲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湖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詩有七堰八門六十坊之句是唐之世已有堰至垂拱二年轉運使喬惟岳方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滯於

卷五

江南三

七

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圍田之利養撩淺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

又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澗壩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頃共二百六十五條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頃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淞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

浦在淞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淞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淞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折浦槐浦顧匯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曰浦直浦分桑浦內董浦趙屯浦石浦道謁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盞頭浦淞江北六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落舍浦楊梨浦新楊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

卷十五

江南三

三

上顧浦青虞浦奉里浦任浦淞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淞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淞江之上流皆是濶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頂塘浦之岸並沉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 一 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

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

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

皆爲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 至和塘徒有漏
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
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謹具下項至和塘南
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
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浦任浦蠡塘至和塘北
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壅里浦諸
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
曰浪市塘已具淞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
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
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

卷五

江南三

三

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
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涇清涇潭涇諸涇楊涇
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卽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
之類是也今並乞罷廢只擇其浦之大者濶闊其塘高
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爲一橫塘
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
矣 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
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
爲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
人之橫塘墮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

也謹具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闕墓涇楊涇米
涇樊涇蠡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
吳荅涇尙涇川涇黃土涇圃涇廟涇下庄涇新橋涇黃
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
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潭涇墓門涇
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畧耳今但乞
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肇
畫爲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修新縱
浦交加碁布以爲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
狹風濤漸小矣 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壩身凡三十五

卷五

江南三

古

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
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爲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
黃姑塘在塘之北爲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
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
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瀝崑山塘北有塘浦
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剪涇上吳
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
上塘瀝十八條除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
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
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滄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

一具旱田塘浦之跡凡三頃一百三十三條 一淞江
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
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
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
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爲鷄鳴塘練祈塘是七里而
爲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淞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
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
魚浦上漿浦丁灣浦蘆子浦滬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
海浦南及浦江苧浦爛泥浦淞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
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

浦上河浦下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槎浦秦公浦雙
浦大場浦唐章浦貴州浦商量浦橫塘二條鷄鳴浦練
祈浦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畝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只
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嘗患旱也
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水之積
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
備旱畝則高田復其利也 一太倉壩身之東至茜涇
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祈塘
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壩門及塘浜約五十餘
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於

其間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謹具
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瀝半涇塘青坳橫瀝五
家坳橫瀝鴨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坳
門等二十餘條方秦塘錢門塘劉塘張坳門薛市門黃
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坳門顧坳門
廟坳門岳瀝李坳門丁坳門湖川門黃涇肚漕塘雙鳳
塘斗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坳身以東塘浜門瀝共
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
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坳身之田而西浜諸湖
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斗門或置堰而下水函遇大旱

則可以車畝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
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
澤使坳身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車畝而民田足用一
沿海之地自淞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
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淞江下口北繞崑山常
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
記其田一十九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
在崑山則爲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爲福山東橫塘
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淞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
七條三林浦村浦周浦大白浦卹瀝浦戚崇浦羅公浦

淞江口下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縣界有港
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堀浦上夾浦下練祈浦桃
源浦練祈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
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了浦 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
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澁湖浦吳泗浦鑑脚浦下六
河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
千步浦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鰻鱧浦吳涇高涇
西陽浦新涇陣浦張涇吳涇奚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
尺涇花浦涇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
總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

卷五

江南三

七

各開入堀埠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
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埠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
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至丈直可通
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
尺積水既被低田堤岸隳壞一時漫流瀦聚於低下平
澗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
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
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
田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五條
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之之法也其低田則潤其

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其港浦畝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固田之意但爲低田高田之所以濶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爲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爲荒

卷五

江南三

六

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旣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爲也然自國朝統御以來百餘年間除十數大條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俱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疏決修治係低田則高作堤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壩身四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壩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

竇旣卒其子將仕郎橋又嗣緝其說曰浙西昔有營田

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惟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惟岳不究提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一尙可尋繹今則去古旣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閘司冗職旣已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與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不過採愚農逆路

卷十五

江南三

九

之言以目前之見爲常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爲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瀾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而東北一路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爲濬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而不可治也又况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阪重復間當其霖潦積貯谿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

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爲權豪侵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江之南築爲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壩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爲平地積雨之久十縣山源并溢波淹浦港患皆瀾漫四郡之民惴然有爲魚之患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

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尙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永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跡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崗尋究亟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隔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濼等處尋究者有江

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爲堤岸所在陂淹築爲水區杭州
遷長河堰以宜歛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
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此所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爲
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今之言治水者有二一則以導
青龍江開三十浦爲說一則以使值利戶浚涇浜作圩
埤爲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
近效若止於浚涇作埤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
說相爲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
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觀近效亦有說若欲決蘇州湖州
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流入於大海

卷六

江南三

三

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淞江開常熟縣之
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
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
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
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御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
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何以言之茜涇浦在
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
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
爲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
爲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

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
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以乞開
黃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常潤之地
比蘇州爲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蘓州
界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爲常潤之水所注東
則爲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
管害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乞謹守望亭
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御堰可以決
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紓
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

江矣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
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
民田之岸以防水勢故也至於吳淞江北岸三十餘浦
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餘皆接連乎江湖
濶合而爲一非徒無益爲害大矣乞措置一面開導河
浦卽便相度淞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
其餘小河一切並爲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卽吳淞
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爲賊水所壅諸縣圩岸
亦免風波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淞江而
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

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
患害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
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
之水輻湊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漕浦
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效漢唐以來堤塘之法修築
吳淞江岸則去水之患已一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
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
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
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
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旣非全積之水亦

卷五

江南三

三

有可治之田瀦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爲良田
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港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
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
匱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爲斗門水瀨卽大水之年足
以瀦蓄湖瀆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岸無
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
旱田之溝洫有畎畝之利其餘淺者本是民田皆可相
視治爲良田 元祐中宜興人單鶚著吳中水利書以
爲三州水患一由於五堰之廢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
上有五堰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

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而人由宜歛販運簿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妄給中官以廢去五堰五堰旣廢則宜歛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下太湖一由於百瀆之塞荆溪受宜歛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緜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旣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淞

卷五

江南三

五

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爲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湮塞一由於淞江之長堤三州之水瀦爲太湖由淞江以入海慶歷二年以淞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淞江長堤界於江湖之間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遇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淞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芟蘆叢生隄傍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瀾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

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於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大湖者則三州之水可以無患

別書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蠅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山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右砌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苧白鶴溪曰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由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

卷五

江南三

五

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龍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按 國初因五堰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簞往來旣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於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乃東南萬世之利也

崇寧元年置堤舉淮浙澳牖司於蘇州

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

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

政和六年以戶曹趙霖提舉常平開修平江諸浦 霖
上言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
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置閘篇曰
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急於近外
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
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
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原未流入
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度往來何緣減退今開
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卽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

卷五

江南三

三

以出一利也外水下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
得通利免於湮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灌高田
每苦鹽潮多作堰斷若决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
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
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
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積治地理不遠
易爲工方四利也港浦旣已深濶積水旣已通流則泛
海浮江貨船木筏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五利也復
有一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鹽當先置閘而
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一河以堰爲限過閘閉小舟

不阻行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水田之利莫盛於平江
平江之田以低爲勝自田圩旣盡水通爲一故昔日良
田並沉水底古人築圩裏田非徒謂得以播殖也將恃
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必於開浦置閘之後凡積水之田
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斯爲治之成矣

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
浦見今深濶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餘三十三浦崑山十
有二掘浦下張浦七了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
浦川沙浦五嶽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一黃泗浦
奚浦西成浦東成浦水門塘崔浦耿涇浦魚磳浦鄔溝

卷十五

江南三

三

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
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漕

紹興二十九年詔監察御史任古開浚平江水道從常
熟東柵至雉浦入丁涇開福山塘自丁涇口至高墅橋
北注大江 隆興二年詔知平江沈度開崑山常熟十
浦 淳熙二年詔知平江陳峴開許浦

十三年提舉常平羅點奏開澱山湖 點上言浙西開
田潭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爲害最大此湖
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匯蘇湖秀三
州之水上承下淺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

在湖之北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淺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淞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爲一澳係古來吐吞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可比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爲三道殺洩湖水並從上而下徹通吳淞江江湖二水曉夕往來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宜導水源今來頑民輒於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

卷五

江南三

三

西取道褐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跨數里過截湖水不使之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嘗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旣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一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卽今淤塞反高於田遇水則無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請乞開浚

理宗朝置魏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修江河湖塘元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尋罷復立行都水

監

八年以海道千夫長任仁發言命行省平章徹里開吳淞江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置木閘仁發著水利問答大畧謂宋蘇軾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徒於他處庶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自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爲橋及有湖泖港議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湖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正與蘇軾所見相合大抵治水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

卷五

江南三

五

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早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儻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寧有豐年耶又曰開江身濶二十五丈置閘十座每閘濶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係潮水往來之地范正文公曰一日之潮有損有增三分其時損居二焉四時辰潮漲八時辰潮落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江面雖二里之寬不如十之閘功也議者曰吳淞江自古無閘何不疏通故道一任潮之往來答曰新開江道水性未順兼以河淺約住沙泥不數月間必復淤塞前工俱廢故范文正公曰新導之河必設諸閘

若欲再復吳淞江故道須候流順河深衆水歸源當於此時諸閘都閉挑開一處堰壩任潮往來借清水力東衝西決自復成江矣攷工記曰善溝者水激之此之謂也計吳淞江東南黃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五千一百丈大盈浦口起至永准寺東止一千六百丈永准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趙屯浦口起至陸家浜止二千三百五十丈陸家浜起至千墩浦口新洋江止一千六百丈通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丈

泰定元年復立都水營田使司命行省左丞朶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開吳淞舊江於嘉定州之趙浦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港烏泥涇各置石閘後至正年間開廢至正元年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只里兀

卷五 江南三

及等撩漉吳淞江沙泥 各開舊河直道與漕渠張澤及風波南俞北俞鹽鐵官紹盤龍浦匯六磊石浦等塘潘應武言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心中東有出水港曰斜漚口曰汊港口曰小曹港曰大漚口曰小漚口各濶十餘丈通漸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水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漫悉皆淺狹湖水湖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

江淞江等處泛濫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圍占日久率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褐浦石浦千墩浦小澱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若先於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實爲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此卽古人所謂下流旣通上流可導也

一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至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惟有道褐浦石浦最低下去江頗近水勢甚便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方湮塞此處宜及早修浚 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及特

卷五

江南三

五

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多有上下橋道躡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港衝出塘東湖泊間入笠澤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水勢洶湧歸附後被人占據又造橋築堤水益淺狹宜委官相視仍復通放 一長橋南坵古來水到龍王廟後歸附後築塞五十餘丈見葢房與軍戶居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易致泛濫宜委官往視指定龍王廟基諭令軍戶移入營內仍舊造橋相接

都水書吏吳執中言吳淞古江已被潮沙湮漲役重下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爲豪戶圍裹成田恐

亦未易除毀卽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不流於江而北流入至和塘經太倉出劉家港入海并澱山湖之水東南自大曹港拓澤塘東西橫泖達於上海新涇入海不若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浚通流仍踏視吳淞古江應有舊來出水之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疏浚爲工差便
元末張士誠開白茆塘

明永樂二年命戶部尙書夏原吉開崑山東南下界浦掣吳淞江之水北達劉家河又挑嘉定縣四顧浦南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劉家河入海又浚常熟白

卷五

江南三

三

茅塘引太湖導諸水入楊子江於上海東北浚范家浜接黃浦通流入海原吉奏曰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之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涇入大江皆係大川水通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

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至水澗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

徐獻忠曰原吉北掣吳淞之水入於劉河是矣然徒浚其流而不開其源七十二水門之湮塞如故則吳淞之流不加迅速夏駕與四顧二浦潮汐之入者不能敵住奈何而不塞也必須大開吳江長橋有大洪

卷五

江南三

三

者三五處以其石砌水門三併爲一除其占塞決其壅滯與寶帶橋急流無異則吳淞入於夏駕四顧可也直達於新城海口可也決無壅塞之患矣

正統五年 命巡撫工部侍郎周忱浚吳淞江及崑山縣顧浦

天順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崔恭開吳淞江 錢溥記曰崔公奉 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吳淞爲猶甚乃舉府判洪景德等治之以爲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浦匯入江計

四千丈濶皆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塲計三萬餘丈深濶皆與江同又新華涇塘六磊塘鶯脰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 成化八年置僉事於浙江專治蘇松等府水利 正德八年改設兵備副使兼水利

宏治七年 命工部侍郎徐貫開吳淞江并白茆等塘貫奏曰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菱蘆之地疏浚深濶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

卷

江南三

三

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茅港並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於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於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澆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

金藻三江水利論曰治水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者有一曰任得人而已矣任得人而六事不舉者未之有也六事舉矣水不為利而為害者亦未之有也所

謂任得人者臣聞堯舜治水必委之於神禹而輔之以伯益故能成萬世之功今之治水者總之以一僉憲而已臣愚不知其才德與禹益何如而其爵位實有未及既非考察之官又無司牧之柄殿最課績不在其掌握錢穀歛散不由其調度欲開河而上或未許欲給餉而上或未從欲任府佐而上或委之催科欲任縣佐而上或委之別幹上下矛盾互相掣肘臣愚以爲雖有禹益之才之德亦不能成其功况未必有乎必專任大臣一員如夏忠靖公者而輔之以僉憲分之以守令又必精選其人乃爲有益也所謂勤省視者臣聞神禹治水十

卷五

江南三

三

二年居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之治水者乃欲不出郊原而求其刑罰中水利通自生民以來無是理也是故省視之法必與民約集某日到某區某月到某處三月一周一年三徧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如此可以知肥瘠可以驗荒熟可以則高下可以察勞逸可以觀勤惰可以辨賢愚可以審貧富可以識強弱可以定徵徭可以計官吏而地方之事無一不在其心目中矣豈獨知夫水之淺深岸之大小河之廣狹而已哉大約省視一年二年圩岸可成省視三年四年溝洫可深省視五年六年港浦可通省視七年八年三江可入

省視九年十年間竇可完一圩溝岸任在排年一圖溝岸任在里長此法之經也百夫河港任在老人千夫河港任在糧長此法之緯也一縣水利任在縣佐一府水利任在府佐此則兼經緯而總之也提一縣之綱者令也提一府之綱者守也提七郡之綱而殿最之者大臣也往來乎中而考其功効者僉憲也相與糾舉以懲其慢者待御也相與調劑以諧其事者都憲也如此而水利不興菽粟不如火水者臣未之信也所謂均財力者臣愚以爲財不均則無食力不均則無功故圩岸溝澗不須起倩假如一圩有田若干有戶若干有岸若干有

卷五

江南三

三

溝若干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修之一尺一步皆有歸著明註於圩圖之下而以排年掌之圩大者分之官則累其圖以成冊圩之南中立一高牌書曰幾保某圩排年某管下省視官到此展其圖而驗其圩則一賞一罰無不得其當矣往來開河每里起夫二十五名其餘人戶又無津貼雖或有之不過弱者官府給糧只是數斗倉廩有限其能再乎臣以爲總是民財何須勞擾爲今之計不待給糧且省厚歛每排年一甲朋出人夫一名其餘九戶每歲每名貼錢三百六十文自上上以至下下分爲九等自二月以至十月亦有九月逐月對戶

以粟支餉則貧富自均又無侵尅人夫十名備舟一隻
可以宿食可以往來七十上工三人更休百夫十舟擇
一老人掌之千夫百舟擇一糧長掌之自二月起運已
畢水利方興所謂四之日舉趾是也至十月開倉辦糧
水利適止所謂役車其休是也千夫開一河萬夫開十
河各自立功以憑賞罰七府一年須開百河大約十年
須開千河以財言之貼錢借力者每一日一支費不多
而強弱又均得錢出力者每一年五兩用不虧而公私
又省以力言之十戶之中用一長夫人誰不服一年之
內實用六月功何不成但能痛革管事者之貪虐則其

卷五

江南三

三

開江之功可計日而待也所謂循次序者昔人以開江
圍岸置閘爲第一義又以河道田圍二事兼修不可偏
廢此皆至當之論後人祖之者率多以開江爲務而圩
岸溝洫漫不知省臣愚以爲江固當開閘固當置然圩
岸溝洫又在開江置閘之先而圩岸又當先於溝洫也
以時言之水浸則溝洫難爲下手故圩岸爲急水涸則
圩岸不消載土故溝洫爲先以地言之高鄉雖水浸亦
可兼舉低鄉須水涸方可並行凶年則先其所易後其
所難樂歲則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修圩次序水浸則專
築其裏上不狼籍水涸則專築其外岸方堅固裏外棧

菱可防風浪開溝次序略與開河同開河次序須待水涸先從兩旁去其高土見水而止然後囊沙以爲節量力以爲劑水易乾而功易完晴可爲而雨可止豈待臨時然後盤土於高運土於遠而剩土於中哉臣愚以爲必如是然後財無空費人無徒勞時無虛度河成而兩旁爲田雖有驟雨亦難衝塞矣開江次序亦與開河同但要先將各處遞年包帶絕戶積荒田地與夫沙塗水蕩盡以疆理開以溝洫墾闢成功召人耕種抵足原租餘充開費待至開江之時遇有所損之處卽便以此對直償之寧過於厚臣愚以爲必如是然後上不煩官下

卷五

江南三

三

不煩民兩不害事而橫議自息矣蓋圩岸不高固有小水尚可潑持一逢大澇則與無岸者同矣溝洫不深遇有小乾尚可接引一逢大旱則與無溝者同矣老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兩句切中連年之病益高鄉花荳不收爲無溝故也低鄉稻禾不收爲無岸故也是故高鄉溝洫爲急而圩岸次之低鄉圩岸爲急而溝洫次之若其池塘潭沼又是高鄉所務大約有田十畝開池一畝有田一頃開潭十畝平時可以養魚旱月可以救稻必圩岸溝洫池潭浦瀆以次完備開江置閘之功始可得而言也凡開浦港亦是各據地方只在一縣

之中不出一府之外惟是三江閘寶湖塘海塘所關七郡利害必須合力共財而補助之也開江雖在圩岸溝洫之後而源頭水口要害去處則不可緩置閘雖在開浦開江之後而打石辦料募工給食則不可遲此又次序中之節度也所謂正綱領者臣愚以爲七郡之水有三江譬猶網之有綱裘之有領也支河派港綱之條目也湖潭泖灤裘之襟袖也開一瀆治一浦不過條目之大者耳如其綱之無綱何修一湖理一泖不過襟袖之廣者耳如其裘之無領何昔者東江旣塞而澱湖之水無所泄故人以謂千墩浦等處可泄澱湖之水殊不知

卷五

江南三

廿九

此處雖通但能利此一方之水道耳而澱湖之水乃屬東江終不可逆入於淞江此不明於綱領之說也淞江旣湮而太湖之水無所泄故人以爲劉家河可泄太湖之水蓋不知此河水通但能復此婁江之半節耳其南來之半節與夫新洋江及千墩等浦者反被其橫衝淞江之腰腹而爲害莫除此則舉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或又以爲浦者導諸處之水自江以入海殊不知山水下於太湖湖水分於三江江水入於大海初無與於浦也然而浦不可無者如古葑田之有澮也水漫則泄滿水以入江水涸則引江水以入溝此乃古人之水利非皆

後人反藉其導湖水以趨江也此皆綱領之不正者也若其溝洫旣深浦瀆旣通然後尋東江之舊蹟以正東南之綱領而澱湖所受急水港以來之水與夫陳湖所接白蠟江之水皆得以達於東南以入海則黃浦之勢可分而千墩浦等水不橫衝於淞江而淞江可通矣又開淞江之首尾以正東西之綱領則黃浦之勢又可分而踰口旣通吳江石竇增多而淞江可以不塞矣又開婁江之崑山塘以至吳縣胥塘另接大湖之口添置石竇則新洋洋之潮勢可分而不使橫衝淞江而東北之綱領又正矣所謂順形勢者臣見今人之論有以爲黃

卷五

江南三

四

浦卽是東江而黃浦通淞江通者蓋不知江浦之子母縱橫水勢之大小順逆也臣愚以爲淞江乃東西之水其勢大而橫譬則母也黃浦乃南北之水其勢小而縱譬則子也太湖之定位在西大海之定位在東必藉東西之江以泄之則爲順而駛若藉南北之浦以泄之則爲逆而緩蓋淞江之塞西由吳江石門之少中由千墩等浦與新洋洋之橫衝東由黃浦竊權之盛而踰口所以不通也况黃浦不獨北爲淞江之害而南又爲東江之害蓋其中段南北勢者乃是黃浦其至北而反引淞江迤邐東北達於范家浜以入海者又名上海浦也臣

愚以爲江有入海之名浦無上海之理而今皆反之者此卽江變爲浦之明驗也其至南而折於西以接黃潦涇者又名華涇塘也華涇塘東去有閘港此皆東江之東段也但欠深廣而入於海耳大泖西北有爛路港陳湖西去有白蜆江此卽東江之西段也但東南與朱涇斜塘橋等處欠通順耳三江旣通則太湖東之形勢順矣然後尋曹涇入海之閘河金山衛入海之閘河海鹽縣入海之閘河以泄嘉興秀水塘等處以來湖杭之水而謂之南條者則太湖南之形勢順矣疏江陵下港等河常熟白茆等港復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處走泄夾

卷五

江南三

望

亭於等瀆築堤管水入江而謂之北條者則太湖北之形勢順矣修栗陽之五堰疏宜興之百瀆則太湖西之形勢又順矣四面高鄉皆置石閘以時闔闢不使其反而趨內則高低之形勢又順矣所謂探本源者臣見宏治四年五年連歲大水田禾盡沒室廬漂蕩上厪聖主之憂屢下寬恤之詔兩年稅銀或減或蠲不啻億萬延至六年疫癘交作七郡之民死者亦不啻億萬雖曰天災流行亦由人事不修之故臣以爲救已然之災不若救未然之災救一二年之災又不若救千百年之災救一二年之災倉廩庫府是也救千百年之災江湖通達

是也江湖通達然後田野豐登田野豐登然後倉廩盈溢倉廩盈溢然後府庫充足盜賊可息詞訟可簡教化可興禮樂可作上下各安其分神人各正其所尙何災患之足憂哉荀卿曰田野者財之本也倉廩者財之末也事業者貨之源也府庫者貨之流也然則江湖者又本源之本源也

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築沙湖堤 府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客舟以風濤之阻集於岸下多爲盜劫至是於道之南截湖爲堤 十年浚七了浦

卷五

江南三

聖

十三年府通判陳暉浚湖川塘 祝允明記曰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有奇西分源於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匯東連小塘子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互嚙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由鹽鐵塘到湖川而定東北自七了港而花浦而楊杖塘湖之來亦及湖川而泥渾沙迎合淀壅激滂可立而待州民兩奏浚之未幾復淤 自徐昌橋至於金鷄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兩段又六千尺廣百尺底廣四十四尺深九尺 正德十六年 命工部尙書李克嗣發軍民夫六十餘萬起常熟東倉至雙廟濬白茆港故道一萬二

千八百二十餘丈起雙廟至海口收鑿新河三千五百五十餘丈又濬尚湖昆承陽城等湖支河一十九道吳淞江下流六千三百三十餘丈並吳江長橋大石趙屯大盈道謁等四浦常州府烏涇等瀆六十三桃花等港市河等河各四湖州府大錢小梅等河及澠港七十二嘉靖二十三年巡按御史呂光洵開蘇松諸水 光洵奏水利五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瀦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猶卑而

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

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芟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泚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檀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廢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

卷十五

江南三

四

上流之地亦治而早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郊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矣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夫今不治則坍塌

口甚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且足以治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畎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卽沮洳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

卷五

江南三

壘

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而宋臣鄭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淞江而東至於海又遵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陵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尙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陵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江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

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爲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簡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功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旣不可加歛於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收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

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贖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卽三四十萬他日荒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此較彼孰得孰失不待

再計而決也 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
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 先朝大
臣奉 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
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
今思之夫忱之才固有過人者蓋亦 先朝委任特專
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
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不暇爲
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 先朝委任
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
與夫疏治經畧之宜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

卷十五

江南三

七

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
者皆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
乖方費財而債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
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
要也然臣猶有三慮焉臣聞羣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
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咽喉之地
淤澱豐衍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
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廢出
於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
廉治一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遂莫敢窮究今欲

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爲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

隆慶三年命巡撫都御史海瑞開白茆港劉家河黃浦港諸海口及湖浦涇漚並浙直交界涇塞處所時江南大饑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募民興工開吳淞江自王渡起至宋家橋口七十里並以餘剩工

卷五

江南三

吳

銀開白茆港

萬曆三年又開黃浦白茆吳江諸涇塞口及修浙江海寧海鹽等縣衝壞海塘其海鹽石塘南環澉浦北接金山上海等界猶爲要害越三年工成宏化元年命工部主事朱子勤開吳淞江以國難不果

歸有光曰吳地卑下爲民利害猶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上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隘議者不

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淞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紵谿爲渠治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嗟夫後世之論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淞江亦不過浚蟠龍白鶴匯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迹者宜興單錕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千嶺絕西

卷十五

江流三

四九

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滙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爲利哉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此所謂執其利勢者故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淞江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節水不勞餘力矣單錕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菱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自蜆安亭江使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淞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

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淞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鑿之所及今不鑄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淞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唯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則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郊氏云吳淞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

卷五

江南三

五

浦郊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旣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途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淞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士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簡司又自新涇西南浦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郊氏所

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才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昔區區漲沙菱廬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四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

卷十五

江南三

五

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鱉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濞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鈎引以溉田畝且任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尙有薊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猶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又奉熊分司書曰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

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
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嘗見漢世國家有一
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
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
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始亂定一家之
法某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
逾於此者邾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豬
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
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
害而堤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

卷五

江南三

五

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邾氏
所謂塘浦濶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
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邾氏父子荆舒所
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正玄
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錕本昆陵人故多論荆溪
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
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淞江之體勢欲截
西水入楊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數澤
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
今不專力於淞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

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
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
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
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
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
也淞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旣細
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淞江之
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
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
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淞

卷五

江南三

五

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
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某獨謂大開淞
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
未可以及於此白執事秉節海上邇者風汛稍息開
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
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
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
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覓
淞江不可不開也淞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白里內
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淞江日就枯

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
災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
則既見之矣吳中从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
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
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
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
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
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
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不然者若使倭
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

卷五

江南三

五

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
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宏治四五年大水至六年
百姓飢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
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尙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
策決不可緩欲望早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
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淞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
去水岸菱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
水復繇隄口入海放今年停瀦之流備來年洧至之
水亦救時之策也

案水利之說不一而總其要不過三四端而已其曰

復溧陽之五堰杭州之長河堰常州之望亭堰務使水不入於太湖者此殺其上流之說也其曰開吳淞江劉家河白茆七了諸浦使水或南或北並入於海此決其下流之說也於江河之旁倣古人之助各分爲塘浦是又於下流而貫通之也築圩岸以圍田作堰以遏水使之畢歸於塘浦而東去之水自然滿盈迅疾所以爲內之勢也置閘以限海水之至使沙不入而水易出所以爲外之防也是數者盡之矣而歸氏之論尤爲卓越故著之篇終以俟有王者作權乎時而行之以爲東南萬世之利焉

卷十五

江南三

五十五

明宏治八年令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帶管浙西七府水利仍設主事或郎中一員專管三年更代
正德九年設郎中一員專管蘇松等府水利
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員專管蘇松等七府水利
十六年遣工部尙書一員巡撫應天等府地方興修蘇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僉事聽其節制尋設郎中二員於白茆港松江分理開濬
嘉靖三年罷蘇松等府管水利郎中仍令浙江管水利僉事帶管 六年令巡撫官督同水利僉事用心整理蘇松水利毋得虛應故事 十三年令各處按察司屯

田官兼管水利 四十五年題准東南水利不必專設
御史令兩浙巡鹽御史兼管

隆慶六年時降 勅書以東南水利專責成巡撫
萬曆三年令巡江御史督理江南水利

漕運

運河南自杭州來入吳江縣界由石塘北流經府城又
北繞白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界達京口隋大業六年敕
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面濶十餘丈擬
通龍舟巡會稽宋史浙西運河自臨安北郭務至鎮江
江口踰六百四十一里

卷五

江南三

五六

兵防

鄭若曾曰或問蘇之險要有幾曰倭寇之犯郡城也水
港浩繁陸路交錯所當控扼者不過十四處而已請詳
言之賊若自海口而入則嘉定之吳淞江黃壩港太倉
之劉家河七了口四者其險要也若自大江而入則常
熟之福山港許浦三丈浦三者其險要也此皆本府險
要之在外境者也能守此七處不容賊舟輕入則一州
六縣皆宴然無虞况府治乎但海濱不止於嘉太兩邑
在南則嘉興之海鹽平湖在東南則淞江之華亭上海
皆是也江口亦不止於常熟在西北則常州之江陰武

進鎮江之丹陽丹徒皆是也鎮江路遠且置勿論嘉松常三郡江海口岸賊一內犯則長驅至蘇蘇之所恃以禦之者不在於交界設險乎此之謂腹內險要也若不能守而縱賊過界則海口江口所設之險均爲無用與不設同故設險外境制敵上游策之上也而腹內險要亦不可視爲輕緩在南方則吳江之平望所以禦海鹽平湖之衝長洲之周莊所以禦華亭南路之衝在東南則長洲之陳湖所以禦華亭中路之衝崑山之磧硤安亭所以禦華亭上海之衝爲途不同同於備海寇之深入也在北方則長州之蠡口所以禦無錫間道之衝長洲之望亭所以禦江陰南來之衝吳縣之太湖洞庭兩山所以禦江陵無錫武進寇舟逸入之衝爲途不同同於備江寇之深入也總而計之外境之險要有七腹內之險要亦有七皆蘇郡之安危所係也

財賦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臣按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

百二十萬九千餘堂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
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
我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
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
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爲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
蘇州一府七縣共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
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
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
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

卷五

江南三

五

下足伏願我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
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
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
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

楊芳曰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
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明朝天下田租畝三升
三合五勺蘇松後因藉沒依私租額起稅有田五斗七
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僞吳百萬今二百
七十餘萬矣臣接今日糧額之重莫甚於蘇州矣然
國初民田大率以五升起科則固未嘗有增於耶律楚

材所定之額也惟抄沒之田最重有至一石以上者而蘇在我國初克平僞吳之後抄沒獨多故總計之有二百八十萬之額安有 聖祖而為加賦之事乎迨其後宣廟深憫斯民之困下特詔每出一畝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制然一石而減其三猶是七斗而民困未蘇至嘉靖中巡撫歐陽鐸始行牽耗之法均其稅於民田而各縣之田皆不及四斗人以爲便此固一時裒益之權然使當日五升起科之田莫非三斗以上小民自有之田與抄沒者同其科而久遠之後遂忘我

卷五

江南三

堯

聖祖取民中正之大制後之人不考其本相傳之妄至謂我太祖忿東吳久抗我王師而重其賦者廣吉十二張博文集耗之法 太祖止科抄沒之田原未槩加三吳之賦至於蠲免之大恩在洪武中蘇州止蒙一次自緣入版圖之日淺耳豈有以一土誠之故而并罪其民乎我聖朝在上念一方之困已二百八十年而又念今日所謂抄沒之田並已子孫數十傳忘所自來以爲已有而冊籍亦多不存儻得一切舉而平之俾得比於民田之賦即不敢望復五升之額而則爲三壤不過一二倍之而止其他各郡以次推行使三吳之田曠然一反古初之舊

而我聖祖中正之制亦大白於天下矣朝廷獲減賦之名而歲入之數無損於宋元之盛豈非一方之幸哉

卷十五

江南三

卒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五終

